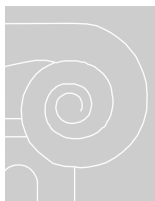


第一编 古代法律思想



第一章 苏格拉底之死 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一般认为,柏拉图生活于公元前 427 至前 347 年间。他出生的时候,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开始了。公元前 404 年,这场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终。公元前 399 年,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法庭审判并处死。对这个事件的思考似乎纠缠了柏拉图的一生,他名下的 35 篇对话中,很多都以苏格拉底为主人公,包括《苏格拉底的申辩》和《理想国》。其中,《苏格拉底的申辩》就是直接以苏格拉底受审为写作背景的。

第一节 《苏格拉底的申辩》

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以下简称《申辩》)中,苏格拉底一开始并没有称公民法官为“法官”(字面意思为“正义者”),而是称他们为“雅典人”。他也没有打算同控告者一样,与一种和法官们说话的方式与雅典人对话。他说自己说的都是“真话”,而控告者说的都是有技巧的“聪明话”。看来,苏格拉底一开始就不准备用一般诉讼中常用的那种说话方式与雅典人对话。苏格拉底说,他在申辩中的说话方式和他平时在市场的钱庄柜台旁边与雅典人的说话方式是一样的。因为,他虽然已经 70 岁了,但从来没有当过被告,来到这法庭就好像一个外邦人来到雅典。所以他请求用他自己所习惯的方式,而不是法庭所习惯的方式,来为自己申辩。

不经意间,苏格拉底已经提出了他对控告者、对雅典的公民审判,也就是对雅典民主的第一个指控,那就是,法庭不是说真话的地方,而是说聪明话的地方。而他自己,则准备用哲学家的方式——说真话——来对公民的审判进行申辩。



一、阿里斯托芬的《云》

接下来，苏格拉底也没有打算按照公民审判的惯常方式，也就是直接对指控者们提出的罪名进行申辩，而是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对指控者们所提出的罪名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他说，最早的指控者们并不是阿努图斯等人，而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在 20 多年前，即公元前 423 年写作并上演的喜剧《云》中苏格拉底的形象是这样的：“是个智慧的人，是关心天上的事的学究，还考察地下万物，把弱的说法变强。”（《申辩》18b）^①

虽然阿里斯托芬在《云》^②中讽刺的不光是开办“思想所”的苏格拉底，还包括抱着逃债的目的去苏格拉底的“思想所”求学的斯瑞西阿得斯和斐狄庇得斯父子，但是，当时观看这部喜剧的雅典民众——其中一些人现在就坐在审判席上——却把诗人对哲学家的讽喻甚至警告理解为对哲学家的指控。苏格拉底说，如果让那些听信了诗人的民众如莫勒图斯来做一个法律指控，那么，苏格拉底的罪名就将是“行了不义，忙忙碌碌，寻求地上和天上之事，把弱的说法变强，并把这些教给别人”。（《申辩》19b～c）

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告诫苏格拉底不该贸然打开“思想所”的大门，把自然哲学和修辞术教给目的不端的斯瑞西阿得斯父子。苏格拉底这里则对诗人提出了反指控，诗人不该为了取悦观众，让轻信的民众对哲人的生活产生误解。民众对自己的生活缺乏自省，不会在斯瑞西阿得斯父子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只会把研究自然哲学和修辞术的哲人，看作无事忙。

《云》中的苏格拉底也没有为了牟利而收徒。但是，雅典城中的确有一批来自外邦的智者，他们的生计就是收徒牟利。苏格拉底在这里插入了一段他和雅典巨富卡利亚的对话，对这种延揽外邦智者对儿子进行教育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卡利亚想让精通人和公民德性的外邦智者欧埃诺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进行教育。但是，在苏格拉底看来，让外邦人教授雅典的公民德性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而欧埃诺斯收取的学费高昂，说明他更精通的是赚钱之术，而不是教授如何做人。

二、德尔斐神谕

在表明自己和那些收徒牟利的外邦智者不同之后，苏格拉底还要向民众说明，自己虽也背负智慧之名，但这智慧之名却是来自神。他说，他

^① 本章引用《申辩》均使用斯蒂芬码，随文加注。《申辩》译文参见[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以下同。

^②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云》，载[古希腊]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157～22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的朋友,同时也是民主派的朋友凯瑞丰,生前曾经在德尔菲向太阳神阿波罗神求签问卜,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神谕竟然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

苏格拉底的这个说法引起了众人的喧哗。(《申辩》21a)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苏格拉底知道这个神谕之后的做法——他竟然去验证神谕。他的做法是,去拜访城邦中一个又一个有智慧之名的人物,如政治家、诗人、工匠,等等,看他们是不是比自己更有智慧。如果这些人比自己更有智慧,那就证明神谕错了。然而考察的结果却是,这些人虽然都在自己所知的事情上有智慧,但是却由此认为,他们在自己无知的事情上也有智慧。苏格拉底和他们的区别是,他有知道自己无知的智慧。

经过这一番考察,苏格拉底才明白了德尔菲神谕的真正寓意,那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的人才是最具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将这一番考察神谕的作为,视为真正的虔敬——这就是哲学家的虔敬,但在那些受到苏格拉底的考校而感到难堪的人们看来,这是不信神的表现。(《申辩》23d)

三、败坏青年

在说明了城邦中针对自己的流言的来源之后,苏格拉底开始正式面对莫勒图斯等人对自己的指控。莫勒图斯等人的诉状是这样说的:“苏格拉底行了不义,因为他败坏青年,不信城邦信的神,而是信新的精灵之事。”(《申辩》24c)

这份诉状包括两个罪名,一是败坏青年;二是不信城邦的神。针对败坏青年的指控,苏格拉底有以下两个辩护理由:

第一,莫勒图斯认为,法庭上的法官,议会中的议员,公民大会上的民众,都是使青年们变得更好的人,只有苏格拉底一个人除外;但是,就驯马而言,只有一个或少数精于驯马的人才能把马驯得更好,大多数人只是使用马,从而败坏它们;如果雅典的大多数人都在使青年们变得更好,而只有苏格拉底一个人在败坏他们,而青年们居然变坏了,那不过表明,包括莫勒图斯在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地关心青年。

第二,莫勒图斯认为,苏格拉底是有意地败坏青年的。但是,好人总是造福于自己身边的人,坏人总是给自己身边的人带来坏处,任何败坏他人的人最终都会受到变坏之人的伤害。苏格拉底既然知道这一点,他怎么会冒着被败坏者败坏的风险去败坏他们呢?所以,要么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败坏青年,要么是苏格拉底败坏了他们,但却是无意的。对于无意的败坏,应该加以私下的教育和警告,让他停止这一无意之错,而不是上法庭来控告他。

苏格拉底的第一个辩护理由,利用了莫勒图斯的在法庭上为取悦法官而说聪明话造成的漏洞。显然,要指控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并不一定要以其他人使青年们变好为前提。但莫勒图斯为了取悦法官,却说全体公



民中只有苏格拉底一人在使青年们变坏,这就被苏格拉底抓住了漏洞,全部雅典人除了苏格拉底都在使青年们变好,而青年们居然变坏了,只能说明莫勒图斯的前提出了问题:并不是其他人都在使青年们变好。败坏青年人的也许还包括青年人的父兄,如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打发斐狄庇得斯去“思想所”学习逃债本领的正是他的父亲斯瑞西阿得斯。第二个辩护理由或许可以看作是苏格拉底对“败坏青年”罪名的真正想法,那就是他承认无意中败坏了青年,因为他考察德尔菲神谕、追问什么是真正智慧的做法,引起了一些追随他出身豪富的、有闲的青年们模仿。

四、不信城邦的神

苏格拉底的第二个罪名本来是“不信城邦信的神,而是信新的精灵之事”。但在苏格拉底诘问莫勒图斯的过程中,莫勒图斯却把这个罪名修改得更严重了,说苏格拉底根本不信神,而是像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那样信太阳是石头,月亮是泥土。这就被苏格拉底抓住了把柄。苏格拉底辩护说,既然说我相信精灵之事,那么我一定信精灵,而精灵就是神或者神之子,比如英雄阿基琉斯就是女神和人所生。说苏格拉底信神之子存在而不信神存在,就好像说苏格拉底信马和驴的所生的骡子存在,而不信马和驴存在一样荒谬。

阿里斯托芬《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不信城邦的神的。他说,假如最大的神宙斯是惩恶扬善的,那么它为什么不用雷劈那些赌假咒的人,反而把橡树给劈死了呢?那橡树并没有赌假咒啊。^①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以自然哲学家的面目出场的,坐在半空的吊篮里逼视太阳。^②但在《申辩》中,苏格拉底明确否认他是阿那克萨哥拉那样完全不信神的自然哲学家。(《申辩》26d)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从事爱知的哲学活动时,苏格拉底先是说,他听从的是德尔菲神谕;但是,根据他进一步的说明,促使他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去验证德尔菲神谕的却是从小就在他耳边出现的某种神性的精灵的声音,这一点,他以前在许多场合说过,(《申辩》31c)很多人都听到过,不像德尔菲神谕只有凯瑞丰兄弟可以作证。(《申辩》21a)

虽然苏格拉底说,他信的精灵和城邦的神有某种亲缘关系,就像他奉为行为典范的阿基里斯是女神塞提斯之子一样。但是,阿基里斯为了给朋友报仇,冒着必死的危险杀死赫克托耳的行为,却并不是来自神的指令,而完全是自己的选择。(《申辩》28d)这是否意味着,苏格拉底选择以哲学作为生活方式,也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呢?

莫勒图斯等人对苏格拉底不信城邦的神的指控,实际上代表了城邦

^①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云》,罗念生译,174页。

^② 同上书,168页。



民众的生活方式与哲学家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正像苏格拉底经常对雅典人所说的那样：“最好的人，你是雅典人，这个最伟大的、最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城邦的人，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申辩》29d~e）城邦民众追求的是钱财和名誉，而哲学家追求的是真理和智慧。苏格拉底在《申辩》的一开头所作出的“说聪明话”和“说真话”的区别，以及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迥异于常人的表现，反映的是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区别。苏格拉底把雅典比作一匹大马，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惊醒雅典这匹沉睡中的马，让城邦中的每一个人都来关注自己的灵魂。（《申辩》30e~31a）正是这样的行为他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五、苏格拉底之死

在听完苏格拉底的申辩后，法庭投票判决苏格拉底有罪，其中有罪票数比无罪票数多出 30 票。（《申辩》36a）原告对苏格拉底提出的惩罚是死刑。轮到苏格拉底提出替代方案时，他却说他应该得到的不是惩罚而是奖赏：到政府大厅里免费用膳，而那是奥林匹克的优胜者才能得到的待遇。苏格拉底说：“我不关心众人所关心的，理财、治家、领兵，不要做公众演说，也不做别的当权者，不想参加城里的朋党和帮派……我私下里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做有最大益处的益事，我尝试着劝你们中的每个人，不要先关心‘自己的’，而要关心自己，让自己尽可能变得最好和最智慧，不要关心‘城邦的’，而要关心城邦自身……那么按这品行应该得到什么呢？应该是好的！”（《申辩》36b~d）

苏格拉底还拒绝了死刑的其他替代方案，包括监禁、流放，以及在雅典城邦内流放——这意味着他以后沉默不语，不再以哲学为生活方式。苏格拉底毫不妥协的态度激怒了法庭。由柏拉图、克里同等人担保他交纳罚款的方案也被法庭拒绝了，法庭最终判处他死刑。

苏格拉底对投票判他有罪的人预言，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他的行列，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省察；对那些判决他无罪的人，他使用了“法官们”这个称呼，认为他们才配得上这个称呼。苏格拉底又一次谈到了指导他的那个精灵的声音。对于他在法庭上的所作所为，这个声音一直没有提出反对。他据此认为，死这件事也许并不像其他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件天大的坏事，而可能是一件奇妙的好事，他的灵魂将加入那些半神、诗人、英雄的行列，与他们谈论、交往，同时也省察他们，得到一种不朽的幸福。苏格拉底在《申辩》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去死，你们去生，哪个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申辩》42a）整部《苏格拉底的申辩》是以“神”这个字眼结尾的。



第二节 《理想国》

如果把《苏格拉底的申辩》看作是苏格拉底与所有雅典人之间的对话，那么《理想国》则是跟少数一些人，尤其是城邦里的一些青年——苏格拉底被指控败坏之人——之间的对话。从时间上讲，《苏格拉底的申辩》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的公元前 399 年，而《理想国》对话的时间，则被设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一段平静期。从对话的形式上讲，《苏格拉底的申辩》是所谓“表演”出来的对话，虽然“对话”的大部分是苏格拉底的独白；而《理想国》则是所谓“叙述”出来的对话，是苏格拉底对前一天发生的他与一帮人之间对话的复述。

《理想国》的第一句话是：“我昨天和阿里斯同的儿子格劳孔一起下抵佩雷欧斯港，去向那位女神祈祷，同时我想观赏一下那些人究竟如何举办这个节日，办这样的事，眼下他们还是头一回。”（《理想国》327a）^①这个开头似乎在隐隐回应《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引进新神，败坏青年。

佩雷欧斯是雅典南边的出海港，女神则是当地人从北方的色雷斯引进的一个狩猎女神。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的罪名之一就是引入新神，而《理想国》一开头似乎就在委婉地抗议：引入新神的并不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做完祈祷，看完游行，打算回雅典的时候遇到了珀勒马科斯、阿德曼托斯和尼克拉托斯三人。珀勒马科斯是当地商人克法洛斯之子，阿德曼托斯是格劳孔和柏拉图的兄弟，尼克拉托斯是雅典军事家尼基亚斯之子。在珀勒马科斯和阿德曼托斯的一半强迫、一半劝说下，他们五人一起到了珀勒马科斯家，遇到了外邦的智者忒拉绪马霍斯和另外一些青年，包括珀勒马科斯的兄弟吕西阿斯和欧蒂得谟等四人。珀勒马科斯的父亲克法洛斯也在家，这十一人就是《理想国》中出场的所有有名有姓的人物。

《理想国》把对话的场景安排在佩雷欧斯港克法洛斯的家中是有深意的。公元前 404 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雅典民主制崩溃，斯巴达支持的“三十僭主”上台，政体变成寡头制，佩雷欧斯是反“三十僭主”的民主派聚集的堡垒。《理想国》中的珀勒马科斯和尼克拉托斯都

^① 本章引用《理想国》使用斯蒂芬码，随文夹注，且省略书名。中译文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或[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死于“三十僭主”之手，珀勒马科斯的兄弟吕西阿斯则被迫流亡，直到“三十僭主”被推翻、民主制恢复才回到雅典。

苏格拉底的朋友中既有民主派，也有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这样的寡头派，但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既不是民主派，也不是寡头派。在民主派统治期间，苏格拉底曾经投票反对民主派集体审判十将军的决定，认为那是不正义的；在“三十僭主”统治期间，寡头们曾经召集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五个人去处死一个人，其他四个人都去了，只有苏格拉底一个人没有听从命令。苏格拉底说，如果不是“三十僭主”很快被推翻，自己可能也性命难保。（《申辩》32b~e）

一、正义的三种定义

《理想国》讨论的中心是正义问题，开篇第1卷就讨论了正义的三种定义。苏格拉底第一个谈话的对象是珀勒马科斯的父亲克法洛斯。这位老人是一个开盾牌作坊的富商，来自叙拉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应该发了不少财。苏格拉底提出，正义就是欠债还债、说真话。欠债既包括欠人的债务，也包括欠神的牺牲。而人越老越接近死亡，就会越害怕死后在地狱里因平生作恶受惩罚。有钱的好处则是可以让人能够偿还这些欠人和神的债务。苏格拉底一行到他家的时候，克法洛斯刚刚献完祭，这表明他知道自己做过恶，在神那儿欠了债。

对于正义就是欠债还债、说真话这个命题，苏格拉底提出一个例子跟克法洛斯讨论：假如一个人从一个头脑健全的朋友那里拿了一个武器，后来这个朋友疯了，要拿回武器。那么，把武器还回去是正义的吗？

苏格拉底举这个例子针对的就是克法洛斯，因为克法洛斯做的正是武器生意。对于一个商人来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似乎是正义的，但是如果买武器的人是一个疯子呢？比如正在打仗的雅典和斯巴达？这种对人的正义，是否恰恰是对神的不正义？对一个疯子，还应该说真话吗？克法洛斯这个军火商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把它交给自己的儿子珀勒马科斯，自己又去向神献祭了。

珀勒马科斯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这个关于正义的说法加以改造。他认为正义就是给人以他应得的东西，而人应该区分为朋友和敌人，给朋友的应该是利益，给敌人的应该是伤害，所以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这样苏格拉底的问题就可以这样回答：如果一个朋友的头脑不正常了，归还某物会对他自己造成伤害，那就不应该归还。

珀勒马科斯的正义定义不再像他父亲的那样，从是否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正义，而是从是否有利于朋友、有害于敌人这个角度来看待正义。如果说克法洛斯这个外侨关注的是自己和家庭，那珀勒马科斯这个侨民的二代关注的则是城邦。克法洛斯出场的时候是在自己家里，在城邦向新神献祭的时候，他在自己家中献祭，而珀勒马科斯则和自己的朋友



一道，参加了城邦新神的献祭。相比于自己的父亲，珀勒马科斯显然更接近一个雅典公民，他的正义观也不再是一个商人的正义观，而更像一个公民的正义观。

然而，珀勒马科斯的正义定义带来了几个问题。第一，如果说正义是某种对朋友有利、对敌人有害的技艺，对正义和各种各样的技艺进行比较的结果却是，正义最像是一种偷窃的技艺，正义的人就像是一个窃贼。（331e~334b）第二，如何区分朋友和敌人？如果说朋友就是对己有用的人，敌人是对己不利的人，但对己有用的人可能是坏人，对己不利的人可能是好人，伤害对己不利的人就可能伤害好人，而伤害好人不可能是正义的。（334c~e）第三，如果把朋友的定义修改为好人，把敌人的定义修改为坏人，这样正义的就变成帮助好人，伤害坏人。但是，伤害任何人都会使那个人之为人的东西变坏，也不应该是正义者所为。（334e~336a）

苏格拉底和珀勒马科斯的讨论激怒了忒拉绪马霍斯，他像一个野兽那样加入了对话，提出了关于正义的第三个定义：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他认为，不管城邦是僭主制、民主制还是贵族制，统治者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一套法律，然后宣称对被统治者是正义的。

忒拉绪马霍斯的正义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克法洛斯和珀勒马科斯的定义。克法洛斯是财富上的强者，珀勒马科斯是人数上的强者，而他自己，则试图以野兽般的气势压倒苏格拉底，成为强者——僭主制下的强者。

但是，这同样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对于克法洛斯，苏格拉底提出把武器还给头脑不正常的疯子是否正义的问题，对于珀勒马科斯，苏格拉底提出如何区分朋友和敌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智慧。而对于忒拉绪马霍斯，苏格拉底则提出，强者会不会犯错误？如果强者犯了错误，制定出来的法律就有可能违反自己的利益，执行这样的法律反而有利于被统治者，这就违反了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这个命题。

克法洛斯和珀勒马科斯的正义定义中都缺乏智慧这个要素。但身为智者的忒拉绪马霍斯不能容许自己缺乏智慧，他没有接受克利斯托芬的建议，而强悍地宣称真正的强者是不会犯错误的，这样他就掉入了苏格拉底的陷阱。真正的医生或者真正的舵手考虑的都是他们照料的对象——弱者的利益，如果忒拉绪马霍斯的强者指的是真正的强者，那么他考虑的也应该是被统治者的利益，这样，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正义就是被统治者的利益。

忒拉绪马霍斯并没有马上认输。他发挥自己的辩术特长，提出了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的第二个版本。在先前的版本里，强者是正义者，在第二个版本里，强者是不正义者，弱者则是正义者，弱者为了强者的利益而恪守正义，为不正义的强者服务。“非正义比正义更强大，更自由，更具有主人风格，正义是一种给强者带来利益的东西，而非正义是一种为它自己